九三：拿不定主意

陳浩泉　艷劫

「現在，你要帮忙養家嗎？」杜康妮問。

「我幹這份工，父親不太高興，他們沒有向我要錢，可是，我每個月總拿點錢給母親。兩個弟弟妹妹在唸書，我希望能盡自己一點力。」麗莎說。

「你到底還是個好姐姐！」

「哎，算了。在家人的眼中，也許我是最不長進的。」麗莎嘆一口氣。「但我自問對得住家人，也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別人怎樣想我不理會了。」

接着，麗莎又說：

「別盡講我的事，還是看看你作什麼打算吧！」

「這事我得考慮一下，過幾天才答覆你。」杜康妮說。

「最好快點，別三心兩意。」杜康妮說。

「公關小姐」也是高人一等的。就說麗莎吧，衣着、儀表高貴，品味也高，如果她自己不說，杜康妮根本不知道她是個舞小姐，更看不出有歡場女子的影子。

但眞要自己去從事這個行業，杜康妮實在不無顧慮，如果給媽媽知道，不把她打扁才怪呢！

不過月入三萬多元，的確又是一個極大的誘惑，她做的模特兒，十場「騷」也賺不了三萬元！

正當杜康妮在猶豫不決，這天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個令人矚目的全版廣告。這廣告是十多家夜總會聯合刊登的，呼籲旗下的小姐勿爲眼前的高薪所誘，轉投向夜總會以豪華高格著名，它裡面並不等於就是富娼妓；而且，這的「公關小姐」。

麗莎說：「最好快點，別三心兩意。」

杜康妮問。

「我幹這份工，父親不太高興，他們沒有向我要錢，可是，我每個月總拿點錢給母親。兩個弟弟妹妹在唸書，我希望能盡自己一點力。」麗莎說。

「你到底還是個好姐姐！」

「哎，算了。在家人的眼中，也許我是最不長進的。」麗莎嘆一口氣。「但我自問對得住家人，也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別人怎樣想我不理會了。」

接着，麗莎又說：

「別盡講我的事，還是看看你作什麼打算吧！」

「這事我得考慮一下，過幾天才答覆你。」杜康妮說。

過了這次的機會，以後你要我介紹也不一定能進去了。」麗莎說。

麗莎的話一直在杜康妮的腦際迴响。但是，她心裡仍然七上八下地，一直拿不定主意。

如果是爲了錢，她的確應該到麗莎的那家夜總會去，幹它一年半載，買個房子，這樣的代價倒也還值得呢！香港地，笑貧不笑娼，何況，當舞小姐並不等於就是富娼妓；而且，這夜總會以豪華高格著名，它裡面的「公關小姐」也是高人一等的。就說麗莎吧，衣着、儀表高貴，品味也高，如果她自己不說，杜康妮根本不知道她是個舞小姐，更看不出有歡場女子的影子。

但眞要自己去從事這個行業，杜康妮實在不無顧慮，如果給媽媽知道，不把她打扁才怪呢！

不過月入三萬多元，的確又是一個極大的誘惑，她做的模特兒，十場「騷」也賺不了三萬元！

正當杜康妮在猶豫不決，這天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個令人矚目的全版廣告。這廣告是十多家夜總會聯合刊登的，呼籲旗下的小姐勿爲眼前的高薪所誘，轉投向她們挖角的大夜總會。

九三：慾火熒熒

現代江湖實錄之八　修羅門　田歌

阿占曰：「一吋而矣，外表睇唔多覺。但你對脚起碼長佢兩吋，標青好多。」

蘇絲曰：「但佢未見過我嘅。」

阿占曰：「差兩歲，睇唔出者也。蘇絲，我亦見過一些去面試之佳麗，冇一個及得你兩個。」

蘇絲曰：「你成日提實莉，是否起痰？」

阿占笑曰：「無謂講佢，即使起痰，亦不外爲了做功夫，蘇絲，你不可忘記，存有妒忌心者也講下而已，如果我對實莉有妒忌心，豈不是對自己冇信心？」

阿占曰：「啱，啱之至！」

蘇絲玉手，在阿占身上摸索。

阿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事關蘇絲一對星眸，慾火熒熒也，可能界馬擁於懷中，熱烈吻之，胡思亂想，唔慶就瓦燒玉手，摸索有頃，阿占對脚起碼長佢兩吋，標蘇絲心詭，阿占剛啱可能搞過事，乃曰：「你好疲倦乎？」

阿占曰：「少少而已，我去冲個涼。」

蘇絲曰：「不必冲涼矣，我最喜歡聞你陣除者矣。」

蘇絲纖纖

阿占吻佢一下，曰：「其實我又冇出過汗。」

蘇絲曰：「咱就不必冲喇！」

無何，携手登樓。

蘇絲曰：「你瞓喇！」

阿占詫曰：「也你不要乎？」

蘇絲嫣然一笑，曰：「我服侍你。」

阿占曰：「眞係抵錫！錫晒你！」

蘇絲天咁風情，曰：「你口甜舌滑，都唔知迭過幾多女仔。」

阿占曰：「得你一個而已。」

蘇絲曰：「係至好講呀！」

阿占雙手一緊，將之摟懷中，熱烈吻之，良講到心郁郁，返到來一雙手十分唔得閑。

王天風和卡露達在床上，欲仙欲死。

「咦，房外有聲响。」卡露達敏感地說。

「一屋瓻兩公婆有門匙，老婆此時正在上課，那會回來？你不要心生暗鬼了。」

「不，我實的聽到有聲响。」

「說得對，我回來了。」門開處，聲先傳。

「哎唷。」卡露達見到了王天風的太太李鳳蓮入屋，驚極而將王天風大力抱住。

橙光一閃，李鳳蓮舉機攝入鏡頭，那是兩條肉虫互抱的。

李鳳蓮再舉機。

「不要拍了。」王天風伸出一隻手揣住鏡頭的同時，轉面他向，甩開了卡露達的擁抱，爬了起來，繼而大聲道：「你想怎樣？」

「我想怎樣，你應該明白。」李鳳蓮說着，保持她那教師身份的態度，退出房外。

「怎麼辦？」卡露達提問。

王天風砰然一聲，將房門關上，雙目轉動了一下，繼而目露兇光：「幹掉她。」

「風，不要胡來，我怕事情鬧大了不好。」

「我不想鬧大，是她有意將事情鬧大而已。」

「我看，和平談判比較好。」

「一不做，二不休，幹了她，可以佈成封殺。」

捉姦（二）

城之光　市成

吳天行偕麗子拜會過大蘭園的老板王景仁夫婦後，返回松屋大旅館，當夜是新婚第四夜，麗子因家族之遺傳，這一代恰好應在她身上，所以每遇床上歡娛之時，依然噴出麝香氣味來，幸而住的是內外大套房，寢間拉上花屏門後，廳間是一張錦綉大床，香氣沒有外流。這晚麗子已很成熟了，本來以前中日兩國，只須「年已及笄」，也就是十二至十四歲，天癸來了之時，女子即算成年，可以婚嫁了。麗子即滿十六，只因初經人道，而天生又幼嫩，所以先兩夜，雖到了洞房之高潮，却非常之艱難。今晚她完全能體貼到人生之真樂了。

她終於在第一次噴香後，同個郎起來，即在外間之簡單洗面室和便廳，兩個清潔了身體，然後覺了滚茶，又倒一杯西洋葡萄酒來，兩人同飲。這時她要到這個新郎，無一不好，便問了許多樱子有身孕，不能同床的事。

「第四個月後，是絕對要保重的，這樣須直到產後二三個月，普通一百元，所以男女在這段期間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女人，當然沒有男人方便。中國日本，和任何一國，男人是比女人容易有外遇的。」吳天行告知她後，表示樱子之賢慧，眞正難得——「她把我交給了你，可見她對你家無有她的恩典，很想報達。」

「我有一件我家的私事，我祖父臨終，我已十二歲，他交給我父母一隻小銅盒，說裡面是一張圖畫和地名，到我十六歲時，如出嫁，在嫁後五日，方可同郎君開看，這銅盒是用銅水封固了的，而且須在京都密宗萬壽寺雙方拜神後，方可開看，我現帶着。明天是第五日過了，你我同去上香拜過萬壽佛再啓開查看。」

吳天行並不追究，兩個同床安睡。次早飯後，便叫馬車同往西城萬壽禮佛，原來教摹家是數代信奉密宗的。上香拜過後，麗子捐獻了一筆五十銀錢的香火禮，然後二人同城內一小酒家午飯，馬車付錢走了。酒家二人坐一雅室，她將包袱帶的銅盒取出，交與吳三郎扭開來，裡面只有油紙包的一張字圖，竟是這御橋東的大樹園的地圖。他們讀後便返旅舍，當夜二人出來買了鐵鏟和油燈，直奔舊宮之東的古牧場大樹園。照圖數了成別的四十九株大樹，樹根處厩可三丈，以遙照之，有個很大的梵字——首「唵」（翁）麗子用燈照看，他試掘那字下的土地，不到五寸，露出一方白石。

九三：祖遺銅盒內藏寶圖

天風鈎嘉　主編　梦之人心

天堂夢斷

文-司马明　畫-家格

想着代接種傳爲不

怎樣，笑道：

「她當我小輩，不過，我是一個盡職的職員。你許久不會見他了？」

「是的，新年裡他來拜年。」媽咪說：「明年一定會再來。」

婆媳兩人沉默了一會。李薇去梳浴，自浴室中返房，她想這傢伙按登頂樓之掣，電梯上升時，不再注意李薇了。她回家，媽咪坐在長沙發中，含笑望着她指了身邊，她去坐下問有何事，答道：

「今天路上遇到姜小姐。」

「她約媽咪打牌？」李薇故意如此說。

「她問我新奶奶有喜嗎，我說沒有。她又問新奶奶與阿康的感情如何，我說至少不會聽到他們爭吵。還沒有喜，可能他們都要節制。她也不說什麼了。阿薇：你們準備幾時才有孩子？」

「我們都不考慮在兩三年內生孩子，我們的經濟情形不許可，我有了孕後，不能返工。」

「老一代的想法不同。」

「是的。」李薇點點頭：「但結婚祇是丈夫與妻子的事。」

「不爲傳種接代着想？」

「等阿康的經濟情形好了後再談吧！」

媽咪不再說話，電話鈴響，李薇去接，是梁雯打來的，說想與她明天飲下午茶，她即要對方選時間與地點，對方選了。當她收綫，媽咪問她出版社中的汪伯伯對她到可能媽咪懷疑自己對她兒子的愛情呢！可是，這夜鄭康回來，看他很高興，這樣的情緒不常呢。

明天李薇與梁雯飲下午茶時，梁雯說：

「尊尼希望我與他明年結婚……」

「你們上過床了？」李薇笑着插口。

「是的。」

「他很能幹？」

「是的，他告訴我他在三年前分得父親的遺產，折合目前的價值有一百萬元，他母親也有男朋友了。」

「他母親幾歲？」

「我也問過，是四十九歲，她的男朋友是一個鰥夫。明年六月底，我可以決定，也需考慮。」（九三）

風言蜂語　繆倫

只得注意

據說青少年犯罪問題港府已注意。

可惜暫時仍難控制。

打擊更大

大球場與旺角場九月加租。

對球市再加一脚。

又贏一鋪

港島又破獲兩賭檔。

將來贏家又是庫房。

十：宴會風波

天涯俠客　無刀　梁翊木　文　秋風　圖

「小弟拜師雖久，但因種種原因，實際只是隨家師學了月餘的武功，家師一身本領，小弟學不到百分之一，慚愧之至！」

「這又如何能怪你？」許文信道：「此刻無人，你何不將所習武功演習一遍？」

余顧南認定他是武林高手，聞言大喜，長身抱拳道：「小弟獻醜了，請老兄指點！」言畢將「飛雁摘日掌」練習了一遍。

許文信前後點點頭，道：「若不知情者，將鬧你飯桶，枉爲齊雲高之弟子，但若論你只跟他習了月餘的時間，則天賦之高出人意表，尤其是內功方面，更不似是一個少年人，齊雲高後繼有人了！」

「我便是我，也就是許文信，令師譽滿武林，認識他的人還少，一定要朋友才認識？」

余顧南見他如此推崇師父，心頭十分高興，道：「若小弟沒有走眼，老兄在中原武林中必是响當當的大人物！」

「我的事不談，你還有什麼事？沒有的話請走吧，許某要休息了！」余顧南只好告辭。他見人便問路，終於來至大門口，一個守衛給他一塊腰牌。

余顧南不知作用，握在手心，誰知那守衛道：「呆子，你不將腰牌掛上走去，街上的食肆，大多數是漢人開設的，余顧南挑了一家比較乾淨幽雅的進去，喚了一兩個小菜。他在等候上菜時，十分無聊，不由又想起許文信來！

許文信雖有點不近人情，但身上却透出一股難以抗拒魅力，令人很想接近他！

余顧南經過是次交談，更認定他非常人，一個問題更是時時盤繞在余顧南的心頭：「他到底因何進王府的？」（二一）

開心

一：洪水下難填缺口

女董事　王方

提圍，那是一種防洪的設施，它不但可以保護田地不受水淹，同樣也可以保護房屋村鎮不受水淹。可是，如果連場暴雨，洪水漲得太速，而堤圍又沒有加固加高的話，那麼，一旦出現缺口，洪水就會鋪天蓋地而來，把缺口擴闊，形成大崩圍，不但田地受淹，就連村鎮都會被洪水冲走，變成一場大災難。

這是一九八三年，香港的股票市場就像是一道提圍，這時候市場開始，香港前途未卜，人心惶惶，那些有門有路的人，紛紛作出移民的打算。在這種情況下，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地產業，樓價急劇下降，股票市場自然也受到影响，首先下跌的就是地產股。

李柏壽對香港前途是頗有信心的，他一直看好，所以在股價下跌的初期，他還派出專人，不斷吸納柏齡股票，以求托市。余何股市道道提圍，已經崩開一個缺口，雖然經過一番搶救，塡土塡石，可是洪水却越來越猛烈，缺口越來越大，變成了大崩圍。

這間柏齡集團，它是香港財經市場中的一匹黑馬，在短短的時間內湧現出來，一時之間，名聲大噪，成爲股票市場的一個最熱門股票，爲不少炒股人士所搶購。人們常常在一買一賣之間，賺到了不少錢。

李柏壽却自己知道自己的事，他的柏齡集團外表巍峨壯麗，十分可觀，實際上，却是一座骨排大廈，經不起風暴，大風一吹，就會整座倒塌下來。

二五二：一綫生機

垃圾王國　海辛

陶瑛這一走，當然是住到西環尾，寶山秘密安頓的「幽會房子」裡去。一個動勞婦女，忽然間自我禁閉，終日關在那層房子裡，她要爲自己弄午晚兩餐，每天上午去市場走一遭，但讓太多時間在那個奇特的家裡度過。身邊又沒個伴兒可以訴說，她感到苦悶。

寶山曉得她因肚子問題離開了家園，他只要有空便來陪伴。但他最近生意甚忙。由於南區已有兩個大型屋邨建成，居民紛紛遷住。他認爲既然幹承包清潔工作，便決定去投標承包起來幹。他運氣好，果然投得那兩樁工夫，於是開始在兩個屋邨設辦公處，招請清潔工人，也購買車輛。

他雖忙碌的。

「陶根，一定很傷心了！」

「我只好對他不住了！」

他伸手把她擁入懷，說：「你不怪我不揮刀斬斷與那個垃圾之家庭關係嗎？」

「你與那個家千絲萬縷，怎能斬得斷呢？」她說。

「就甘願做我的地下夫人嗎？」他輕輕吻她的臉頰。

「等至下這個孩子再作打算！」她說。「不過，我對有夫有脚，有頭腦，到時我才籌劃做點什麼？我不會依靠一個男人生活。」

「瑛，我們的婚姻有一線生機！」

她怔望着他：「生機？」

「對了！」他說，然後把慧潔重又遇上路高偉，而路家求子若渴的事告訴陶瑛。

她一臉欣悅，說：「如果慧潔能和兒子回到路高偉的身邊，那我們一天都光亮啦！」

他說：「最棘手是路高偉的洋老婆乃精身青藥，不肯離婚。」

她嘆口氣：「那一線生機很渺茫！」

四五六：詢問樓宇情況

陰陽之間　暑華

對何居士趾高氣揚的說話，朱廸心中自然不高興，但也不敢出聲了，只是點點頭。

「按規矩和次序，你們是半月後才輪到的，」何居士又說，「今次則例外了，沒辦法，張小姐的面子我不能不給的，是嗎？」

「張小姐和你，有很深的交情？」安娜出於好奇便問他，「我們確是沾了她的光了。」

「可以說，我們的交情很深，而且和她父親很要好，……」何居士慢悠悠地答。

「她豈不是你的世侄女了？」朱廸插咀。

「可以這樣說，」他點點了頭頭，「因此，張小姐打電話告訴我，說你們要來了，我又怎敢怠慢呢？」

「現在去可以嗎？」朱廸問。

「當然可以。」何居士隨口就答，「不過，請你先簡單講講你的樓宇情況。」

「是剛剛新買的，還未裝修，」朱廸說，「希望你去看過後，指點指點。」

「這個當然，這個當然，」何居士笑笑她，「是什麼人住？一家幾口人？」

「是他們的新居，」安娜搶先答道，「朱廸快要結婚了，所以希望裝修得更好。」

「哦，那我先恭喜你了！」他說。

慢呢？你們是她的好朋友，所以我破例先給你們看看，這樣，我也可算夠朋友吧？你們打算什麼

轉公日每球地
撞相體星流與

地球不覺震動　靠大氣層保護

太空觀測

通天曉先生：

宇宙雖大，但是在地球繞太陽運行的軌道上，聽說是有許多小星體的，那麼，地球公轉之時，豈不是常會有與這些小星體撞個滿懷的危險？

担心人先生：

在我們的太陽系內，除了有九大行星和行星的大小衛星之外，還有彗星和小行星，另外還有無數大大小小的石塊、鐵塊，或石與鐵混合的塊，也在圍繞着太陽在運轉。這些大大小小的石塊鐵塊等，天文學家統稱之爲「流星體」。

流星體繞太陽運行的軌道一般都是橢圓形的。這些軌道，有不少和地球繞太陽運行的公轉軌道有交會點。因此，正如你所担心的，在地球繞日公轉的途程中，時時都有可能與許多流星體相碰撞，天文學家估計，大約每天有千萬顆與地球相撞之多！這還不包括肉眼看不見的流星體在內。

既然地球公轉時每天都要和這麼多流星體相撞，爲何我們全不覺得地球和物體相撞發生的震動？每天也看不見地球與星體相撞發生的大災難？

原來，幸虧我們的地球有一個良好的防護層——厚厚的大氣層。如非質量在五公斤以上的流星體，若與地球相撞，則在地球高層大氣處，已與大氣劇烈摩擦，產生高熱而燃料，未落至地面已經燒成灰燼，漂散於大氣之中，故落不到地面，對地面上的生物不會造成損害。

由於每日千萬顆和地球相撞的流星體都是細小的多，大於五公斤的很少，巨大的更少之又少，故和地球相撞而能落到地面上的大流星體（流至地面的稱「隕星」）是罕見的。

如果你在晚間於無明亮燈光影响的鄉村地區注意看天空，可以不時看到小星一閃而過，這就是與地球相撞的小流星體，一閃即消失，表示已燒成灰燼。其實，這已經是接近五公斤的流星體了。較小的在很高處已燒掉，我們肉眼無法看見。

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測定岩石年齡相似。因此，我們的方法，測出落在地球上的各種隕星的年齡，大致上都是四十六億年，和月球岩石的年齡相似。因此，唐時，在中亞阿姆、錫爾兩河流域有康、安、曹、石、米、何、大尋戊地，史道九姓政權，史稱「昭武九姓」，米氏爲其中一國之姓。米國故址在今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撒馬罕的西南方，曾一度屬唐管轄。米國人有不少進入內地的，這些人用原來的姓氏，作爲自身並傳世的姓氏，這就是米氏的由來。

（三）譚：譚氏有三處來源。

一是以國名爲氏。周代時有譚國，封爲子爵，其地在今山東省章丘縣西。公元前六八四年，譚國被齊桓公所滅，譚國國君之子逃亡到莒（今山東莒縣）國，後代以國爲氏，姓譚。

另一處來源出自古代西南少數民族，巴南（今雲貴一帶）六姓有譚氏，自稱是盤古之後。

談氏有避諱改姓譚者。此外，譚氏有避仇去言字旁而姓覃者。

（四）方：方氏是以字爲氏的，是周宣王時侯國荆曾背叛周王朝，宣王命方叔率領兵車三千輛去進攻荆，平定了叛亂。方叔的後代就用他的字「方」作爲姓。

唐代有詩人方千，北宋末年有農民起義軍領袖方臘。（周默、新八八六七）

沈氏以國名爲姓
譚姓有三個來源

姓氏譜

問姓人先生：

所詢數姓來歷，現簡覆如氏。

二是周代的一個侯國叫沈國，其地在今安徽省阜陽縣西北的沈丘集。春秋時沈國被滅，子孫亦用國名「沈」作爲姓氏。

歷史上沈氏名人很多，南北朝時有文學家沈約，唐代詩人有沈千邊、沈佺期，書法家沈傅師，文學家沈亞之、沈既濟，北宋有科學家、政治家沈括。

（二）米：米氏出自西域，以國名爲姓。隋代以國爲氏，姓譚。

玻璃表面一層霧狀薄膜並非發霉而是碱性侵蝕

日常知識

通天曉先生：

我家裡的玻璃杯，它的表面生了一層白色的霧狀薄膜，好像「發霉」的樣子。難道玻璃也會「發霉」嗎？使我大惑不解。請問這究竟是什麼現象？

古世如

古世如先生：

玻璃的結構堅實，表面光滑，霉菌不易沾附，照理是不會「發霉」的。府上所用的玻璃杯，表面上生了一層白色的霧狀薄膜，也不應視爲「發霉」，它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由於玻璃的表面受到了碱性物質的侵蝕，或者經受了長期的水汽侵襲，因而引起風化、變質所致。

玻璃屬於硅酸鹽類物質，它的主要成份是硅酸鈉，它對於酸和水有較强的抵抗力，但對碱的抵抗能力則很弱。碱性物質既能與硅酸鈉起反應，又能破壞硅酸鈉所結成的骨架。如果用玻璃器皿來盛放碱性物質，如肥皂、洗粉、梳打等，或者經常用熱水和洗潔精浸洗，則玻璃的表面就會漸漸發白，起一層霧狀薄膜，以致喪失其透明度。從表面看，就像「發霉」。府上所用的玻璃杯，是否經常用洗潔精浸洗呢？如果是，原因可能就在這裡了。

玻璃雖然有抗水能力，但是，如果保管不當或長期受潮，長期受潮濕空氣和水汽的侵蝕，也會使玻璃中的可溶性成份受水解。硅酸鈉在水解後，可產生「苛性鈉」和「硅膠體」。而苛性鈉又會和空氣中的二氧化碳發生作用，生成白色的碳酸鈉（即純碱，又名梳打）結晶，粘附在玻璃的表面上。在潮濕的條件下，已粘附在玻璃表面的碳酸鈉，又繼續吸收水份而潮解，生成碱性更强的「苛性鈉」（俗稱「苛士的」）。這樣，玻璃表面就積聚了純碱與苛性碱的小滴，對玻璃長期侵蝕。當溫度和濕度改變時，例如在高溫潮濕的天氣裡，漑縮的碱性物質會使玻璃受到嚴重的侵蝕，表面上模糊不清。

玻璃器皿如果已發生上述情況，如果情況不太嚴重的，可用食用曰醋補救，方法是在玻璃表面上抹上白醋，利用醋酸來中和玻璃表面的游離碱，可以使玻璃器皿上面的霧狀薄膜消失，恢復透明度。如果被侵蝕已經很嚴重，那就無法補救了。（孔平、新八八六六一）

超高頻電場電能除草
對泥土農作全無損害

科技知新

通天曉先生：

在田地裏種植農作物，農作物旁邊長出來的雜草，與農作物競爭陽光與肥料，從前要按時用大量的人工割除雜草，否則農作物的收穫量就會減少。

近幾十年來，科學家發明了化學藥物除草劑，對人和一切動物也均沒有危害。

讀過中學物理的人都知道，當導電的金屬綫通過交變電流之時，會在導綫的周圍發生交變電場，亦即是在導綫周圍放射出一種能量。在單位時間內電流在導綫中交變的次數愈多，導綫周圍放射出來的能量愈大。交變電流在導綫中往返（交變）一次，名爲「一周」；倘若每秒鐘超過交變三千次，即超過三千周，這樣的交變電流就叫做「超高頻電流」。超高頻電流經過導綫時，在導綫周圍生折射、反射等原因造成的。它必須在極地和高緯度地區無風、無雲、空氣中沒有水晶霧等嚴格的天氣條件下，才能產生，因此比較罕見。（漢柴、新八八六一四）

非病態性脫髮
毋須過份担心

生理淺談

瑪莉亞小姐：

身體各部位之毛髮，都有其各自之生長週期的，都會有生長、脫落之過程。因此，若果頭髮有些脫落，只要並非是病態性，數量也不會很多，這就算是正常的了。來信提到有頭髮脫落，但未見禿頭，這就應該沒有問題了。

病態性之脫髮，例如斑禿，這會於局部頭髮脫得特別多，局部脫禿了。而你之情況並非如此，堪稱正常者，至於頭髮之或多或少，或濃或稀，這則多淵遺傳有關，那是强求不得者。

乳房有少許痕癢，這是青春期乳房發育的一種表現，這還可能有些脹，有時又會有些硬塊，也比較敏感，觸動時也有些痛。這些均屬正常現象，不必担心。

你才十一歲，大概還未來月經吧！其發育之過程，那是先有乳房發育，然後才來月經的。這情況提醒你，不久應是有月經初至的了。

尿道有些痕癢，這情況發生在少女身上應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只要你注意清潔衞生，保持下體清潔，這樣就可以的了。

你正在青春期開始之時，應注意身體各方面之發展，要多吃點東西，要多作些運動，這樣無論在促進發育方面，或者是在長高方面，均有好處的，你得要多注意才是也。（梁醫生、新八八七七〇）

有史爲証

卓祖儀先生：

公元七六五年冬天，回紇和吐蕃的聯軍南犯涇陽，直逼長安。

這次回紇，吐蕃聯合來犯，是河東副元帥郭子儀手下的大將僕固懷恩叛變後挑起的。儘管僕固懷恩在行軍途中暴病身亡，但回紇、吐蕃並無罷兵之意。

郭子儀鎮定自若，指揮將士修築城堡，憑險拒守，並派人偵察敵情。布置停當又登上城樓察看蕃營的動靜。看到他回紇、吐蕃各自紮營，若有所思地點點頭。當他看到西北方向，回紇大營的帥旗上寫着「藥葛羅」三字時，不禁露出笑容說：「哦，原來是回紇可汗的弟弟領兵來了！」

他返回大營，對部將李光瓚說：「回紇、吐蕃各自紮營，看來是互不信任，我們有隙可乘。如能瓦解分化，必能取勝。我當年曾借過回紇的兵收復長安、洛陽，他們一向和唐朝友好。現在派你往藥葛羅大營，對藥葛羅說：「回紇、大唐一向友好相處，你們爲什麼要起兵反唐呢？郭老令公念及舊情，特派我來規勸退兵。」

藥葛羅一聽，仰天大笑：「李將軍說那裏話？郭老令公不是早已歸天了嗎？」

「不，此語不確，」李光瓚說，「郭老令公現在就在涇陽城裏。」

藥葛羅說：「我知道，你說他沒有死，這是哄騙我們的話。如果郭老令公果然在此，我們可以見見他嗎？」

李光瓚回來稟報以後，郭子儀想，敵軍過於强大，難以力勝。

郭子儀緩和了一下口氣說：「當年太宗皇帝把文成公主嫁給吐蕃的首領松贊干布，現在吐蕃不顧親戚的情份，犯我領土，殺我百姓，你們糊裏糊塗跟他們做了錯事。希望你們采現在的機會懲罰一下吐蕃。」

藥葛羅說：「我們情願將功補過。」

「一言爲定，拿酒來！」郭子儀說。

藥葛羅命人拿來兩大碗酒。郭子儀高高地舉起酒碗，把酒洒在地下，對天盟誓：「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大唐和回紇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決不背盟！」

藥葛羅也舉碗洒酒：「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

郭子儀回城後，派人給藥葛羅送去了禮品。

回紇營外佈滿了騎兵，前上弦，刀出鞘。藥葛羅張弓搭箭，立馬營前。郭子儀隨從大喊：「郭老令公來了！」

郭子儀脫下了甲冑，把長槍拋在地上，走上前來。

藥葛羅和酋長們看着，互相說：「對呀，是他呀！」

藥葛羅他們一伙人，立即滾下馬鞍，拜倒在地。郭子儀也下馬，跨前幾步，握着藥葛羅的手，寒暄幾句後，便嚴肅地說：「你們回紇替唐朝立過大功，唐朝對你們也格外施恩，現在爲什麼背棄盟約，深入我國國境？」

藥葛羅說：「我們受騙了，僕固懷恩說大唐天子和你都去世了。」

郭子儀說：「當年太宗皇帝把文成公主嫁給吐蕃的首領松贊干布，現在吐蕃不顧親戚的情份，犯我領土，殺我百姓，你們糊裏糊塗跟他們做了錯事。希望你們采現在的機會懲罰一下吐蕃。」

藥葛羅說：「我們情願將功補過。」

「一言爲定，拿酒來！」郭子儀說。

藥葛羅命人拿來兩大碗酒。郭子儀高高地舉起酒碗，把酒洒在地下，對天盟誓：「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大唐和回紇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決不背盟！」

藥葛羅也舉碗洒酒：「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

郭子儀回城後，派人給藥葛羅送去了禮品。

回紇營外佈滿了騎兵，前上弦，刀出鞘。藥葛羅張弓搭箭，立馬營前。郭子儀隨從大喊：「郭老令公來了！」

郭子儀單騎聯回紇

青春期發育
乳房會痕癢

通天曉主辦
務服坊街

讀者諸君來函示名示址爲要並寫明服務版或者寄通天曉

收發室

收函　古世如　陳炳貴　卓祖儀　珍　担心人　房棟甘　瑪莉亞

刊覆　問姓人　李天明　夏立炎